

先儒方亭阮先生小傳

先生諱定，後改超，字遜班，號方亭。生於西山景盛七年己未，¹⁷⁹⁹七月初三日丑牌。其先世出青池金縷鄉，後乃營別業于壽昌勇壽江源甲。先生天資聰敏，少時學於先公。十二三歲時，扁題書齋曰「樂天」，對聯云「道在古今無曲徑，天多蓬筆產高人」。先公稱之曰：「他日成就，不失操守。弱冠時，師事范立齋先生，肆力於古文，不專爲科舉之學。」明命己酉科，¹⁸²⁵領鄉薦，屢辭不赴選。衡門養志，殆十有餘年。後登明命戊戌科進士乙科。時年四十歲，授翰林檢討。明命庚子二十一年，¹⁸³⁰充禮部主事，又充承天場副主考。紹治元年，¹⁸³¹陞禮部員外郎。又陞內閣承旨。七年，陞侍講。一日扈從幸皇子邸，隨候宮巷，忽皇子在後，以手拊肩。先生回顧方知之，相向爲禮。皇子謂先生曰：「聞卿學問淹博，欲奏皇父召來潛邸講學。」事未及奏，而憲祖已升遐矣。

嗣德元年，¹⁸³⁸陞侍讀學士。明年，¹⁸³⁹充如燕乙副使，奉硃批卿學問淹博，是行山川勝概及風俗博覽，一一詳記。俟回日進覽，後先生如燕還，有萬里集驛程奏草進覽，蒙賞授集賢院學士。充經筵起居注。四年辛亥，¹⁸⁴¹奉纂修憲錄正編告成，蒙陞署河靜按察使。調興安按察使，權巡撫關防兼管布政印篆。時方有休堤之議，先生條上其不便，攷據特詳，後以事左遷，引病歸里。尋陞翰林侍讀，以病乞休，自號方亭居士。講學授徒，屢蒙勅旨召用。不起壬戌十五年，¹⁸⁶²鄰省有事，先生唱率人民防守地轄寧帖蒙旨嘉獎。先生筮仕歷事明命、紹治、嗣德三朝，久在翰閣，朝廷典冊多其所撰。以文學受知，當時皆見推重。憲祖嘗嘆曰：「文學蘊藉，詞藻英華，如此人而不第進士，殊可異。」如燕日伴送使哈忠呵見其詩文，大加稱嘆。翼宗嘗有句云：「文如超适無前漢，詩到從綏失盛唐。」蓋深獎其

文才也。晚歲退居，好引誘後學，講書必辦正同異，以義理爲主。先生身體豐厚，肥短面方，耳垂肩平，掌心如塗硃，聲音爽亮。北人相之曰：嫌其稍矮，若頸後高一寸，科至狀元位，至宰相先生性剛烈，不爲脂韋態，其自讚肖像云。

和光同塵。非心之快。希古拔俗。則力不逮。
目見耳聞。無乎不在。庶幾存存。以進吾退。

又七十自壽詩曰。

老矣還爲草野臣。歸歟豈作泛閒人。
戴日有光餘白髮。當風不染是緇塵。
觀此可以知先生平生之崖略矣。

嗣德廿五年，卒於家祠，享壽七十有四歲。所著有諸經攷約、諸史攷約、四書備講、隨筆錄六卷、詩集四卷、文集五卷、地誌類五卷，刊行於世。

▲ 南河捷錄（續四）

河仙睷雅高來奔。高綿以睷雅高聘于阮怒，遣兵伐之。高兵不敵，奔順化。納睷雅高于河仙。鄭高即鄭亥之誤也。高音相近，疑是荒。來奔。祚國公遣其臣正統雲總兵定送高復鎮。高綿不敢拒，回到高綿地方潭窮瀝塲處，即茄毛。皆是荒。那處有櫟之麻術。哀牢人有妖，北人善跳，如飛能立。忽掠畜產，順廣兵回高綿因述之。麻霍然刦黨請大舉順廣，蕃將許之。睷雅高獨請自當。大戰擒二渠蕃將，因表請睷雅高爲河仙總目。

河仙鎮目來朝貢。南河既拜高爲河仙鎮目。河仙遂有鎮之名。自是間年一貢。歲以爲常。

儀物見高傳

總兵嵩

納。嚙翁。嚙于高綿從總兵嵩之請也。時高綿兄弟爭立。嵩欲納其兄。嚙爲請于孝武王。王以嚙適長當立。命總兵嵩擁嚙復國。又命嵩率安撫媒保護。嚙翁。嚙割地益河仙。呼嵩爲養父。河仙自此寢大。嚙翁。嚙之弟。嫩。弗克立。往依暹羅國王丕雅辛。一作飛辛欲納嫩。爲致書于河仙。河仙不許。乃遣將河仙。河仙使其次子爲質于暹。暹王割以撫扶。湊。柴末三府。南近暹羅。北近高綿波匯。河仙封土日闢。雖受南河封爵。常有窺窬之志。蕃將皆疑之。

陞總兵嵩大都督嗣王初立。有是命。

河仙來乞師。先是暹國諸臣冊立盆茹。則其掉翁隙之子掉熾。瞷走高綿。依嚙翁。嚙掉熾。瞷之子掉蘇。走河仙。依總兵嵩。盆茹則既立。嚙翁。嫩。猶旅寓焉。茹則欲擁嫩歸國。乃索還三府地。河仙不許。暹王遣將伐之。河仙移表于鎮邊藩鎮龍湖三營。南河置此三營。命蕃將守之。以備暹羅高綿等國。每營置大礮二十口。中礮小礮各二十口。乞假大礮二十口。固求援師。河仙都督嵩來奔。先是南河蕃將疑嵩圖大嵩表至三營爲暹羅內應。不援河仙。河仙無援。遂爲暹羅所奪。嵩奔回嘉定居于茹胸處。

○交鄰有道乎。大賢曰。有夫小以事大。大以事小。交鄰之道也。考左傳十九國往來聘問。自可見。

▲ 南河捷錄卷五

● 雜異神怪

凡事屬正祠者並列于右

神符門山下有神祠。號羅援。昔雄王南征至此。門阻風日。餘王齋戒命援乘舟前行。海爲無波。王師

利涉及還援已卒。追封壓浪真人中等神。加以王爵。

乾海門陳以國諱改爲芹門。陳英宗南征駐蹕于此。夜夢一婦人從容就前白曰。妾趙娘子爲風濤所迫至此。奉上帝命爲海神久矣。今陛下南征願翊贊聖功。明日帝詢故老祝之。發行海爲無波。及還詔立祠宇。命官致祭祀典爲上等神。

會統門卽丹崖門。昔李太祖第八子嘗鎮乂安。有善政。及召還民立祠祀。卒封明威王。祀典爲上等神。祠猶在焉。

南界門俗號闔律黎朝司馬參預朝政黎魁乃太祖之姪。太和二年南征擒占城國王貢該。還至此門卒。謚武穆。民立祠于南界海口龍吟山下。祀典爲昭徵上等神。

海口門卽華河海門。門內有廟。陳睿宗南征至此。阻風乃齋戒以宮女置金盤中泛水上薦灣神。後常靈應。人爲立祠于左。祀典爲中等神。祠之灣下曰娘灣。門之左有盤山。山有衆水停瀦。嘗見仙女二人從潭中出遊石盤上。

湯殿在乂安地方。此殿最爲靈應。禱者多得平安。以有羣鴟來。故俗名燉鴟。

腰邊岩山在廣南地方野有一寺最靈。他人無敢到。

望夫山俗傳此地方有貞婦以其夫沒於王事。登山遠眺化石。今望之背山面海抱子酷似人形。禱之靈應。

岩橋處山中多產櫟木及猩猩。俗號搭猿能捉人。得之則喜。執其兩手仰天而笑。凡過此者準備竹管著在兩手。倘遇他見捉。伺他仰笑。卽脫手而去。

明良山有一魔無身體。只有一頭。名曰魔來。好食人血。綱目本草云。占城有一瘟。名飛頭。卽此。

館葛石橋。其江有域蓮渡湖。多產蓮。他人採蓮。犯病至死。甚靈應。又多鱷魚。內有大鱷二尾。俗名翁水婆。水倘有衆鱷犯人。則翁水婆不治罪。江岸有靈廟。

呼陽海外有一山。名乳娘。凡海好物。以乳娘磨之。如劍狀。光美如玉。婦人以爲首飾。

平康府之西。沿山山路。有棲尋哩。猪囉啣。二者最毒。犯之則死。如誤犯棲尋哩。急取謀盆盆制之。犯猪囉啣。急取棲尋哩制之。則愈。毒可解毒

嘉定府大小江瀝。左右兩邊。有紫撐木。大槐木。黃檀木。檜木。如虎狼林。鯁魚大小各物。亦居于兩邊木根等處。

春臺江以南至浦一作蕭池及占城城門。凡各江河溪港。尤多鯁魚。能捉人。行旅之人。雖淺水亦乘船筏。不敢徒步。

阿吟壘。此處惡山多惡獸。山之下有篠明題以示行客。

○聖人不語怪神。懼其亂常而惑人也。然傳有之。南越地多蜮溼。亂所生也。惟聖明在上。以正率民。則怪者可常而神不民惑。

▲災祥

珂河竭。青池地分河水。夜忽涸一刻。餘至有徒步捕魚者。當黎真宗時。嗣後災異屢見。事在北河不錄。惟珂河通于南北。故錄此一事。

火星見。以下顯宗時

演州石山頹。皆軍興時事

奇華白石移。石在汲引社。如日村地。分長三丈。濶二丈三寸。自舊處至新處。共三十一丈。水溢。二處禾穀不收。民至有父子相食。饑。朔日有食之。月當食不食。天久雨。自八月至十二月。

平地決。溪港水塞。

○孔安國曰。災祥妖怪也。杜預曰。災祥變異之氣。然則災祥自古通稱。董子曰。災異天所以仁愛人君也。遇災而懼。卒成令名。殷高周宣。歷歷已往。底事向上。災祥皆陰盛陽微之象。誠使顯宗永皇帝因變省躬。側身修行。稍能自強。收還主威。鄭氏主將亦知自檢。復子明辟。則南河公將將終爲黎氏邊臣。又有商衡周宰。以輔南河幼君。而不使老奸得位。則西山首領必不能睥睨於其傍矣。豈不轉災爲祥。反亂爲治乎。奈之何其不然也。吁。天實爲之。謂之何哉。治亂倚伏。旋轉無端。城復于隍。數也。亦理也。久治之後。天意欲亂。固已伏大盜於山之西。天之廢之。災祥所不計也。四百年南北山河。一旦付西山收拾。天其以西山爲漢之秦唐之隋歟。以人合天。安論災祥。

★符讖

黎利爲君。阮鷹爲佐。此翼國公夢中得句。

木根杳杳。木表青青。禾刀木落。十八子成。東阿入地。奇木更生。震宮現月。兌宮隱星。六七月間。天下太平。此古法延蘊木綿成文。

草氏乘龍。附元持統。兌宮落地。日午當天。此曹溪人十黃龍成文。

南河七世。當還中都。此武王時北客朱先生卜世。

太陽元不易。一木更重榮。此寶輿北走時術士仙虬筆。

○讖書原於易。易道既隱。以理斷之可也。先儒云。讖書不出於君子。冢內之記。懸甕之書。未必孔子書也。三代之興。其符安在。商不以西山焰焰爲之符。尚益自修德。周不以赤爵丹書爲符。而以敬天爲戒。國初嚴禁讖書。蓋亦此意。

(完)

婦女叢談
△寺僧婦

丁令威

東山甫里進士某寺僧之子。少孤貧失學。年三十未娶。時同邑富家翁晚生一女。有姿色。貴游子弟踵門求聘。女皆不許可。年二十。猶在深閨刺繡。翁恨其逾時責之曰。多少豪兒官子。車馬填門。汝皆不如意。欲求寺僧之子。方稱其意耶。女答曰。伉儷姻緣。莫非天合。爺爺心肯。小女敢不惟命。蓋是時紈袴家兒。胸無點墨。徒矜耀衣服裝飾。輿馬以相誇侈。而寺僧子稍純謹質樸。有古人風。故女一聞父言。忻然應諾。翁聞女言大怒。迅卽使人呼寺僧子來。語之曰。我有少女。與汝有夙世姻緣。情願結爲夫婦。汝可歸來。擇吉納聘。寺僧子稱謝不敢。且以家貧爲辭。翁曰。汝且勿憂。一應聘物。我自當之。可於今夕合巹。遂送女至寺僧子所居。僅給粗衣薄奩而已。其母憐之。陰以輕裝相送。女旣歸禪。與寺僧別寢。語之曰。百年恩情。尙有多日。願君力學成名。庶免爲人鄙笑。紙筆之需。一切係妾身上。否則妾不能爲之妻也。寺僧子以其年長。猶豫未決。時同邑尚書黎公文休致事家居。開門授徒。女就門拜問曰。妾有三十年陳粟。不覺可以種否。公初不曉其意。漫應曰。若得好粟。亦奚不可。女細述其故。公領之。女還送其夫入學。躬自織衽以給。前一夕。尚書黎公夢有以朱筆題板上云。一天錫聰明聖扶功用。八字覺而異之。及寺僧子入學。聰慧過人。經目輒能成誦。公知其必成。令器僧寺子居講堂數月。思家求歸。女寢之別室。謂之曰。妾不憚勞苦。只望君卒學業。若半途而廢。有何面目與君相見哉。明早復送至學堂。拜告其師曰。妾夫年長。學須人百已千。若玩愒歲月。終必無成。妾乞宗師嚴爲課程。朝夕書堂到工夫熟時。方可還歸。應舉。師許之。六七年學業大進。遂登進士第。人稱寺僧婦爲賢婦云。

●貞訓子

東山甫生憲使一作參政

黎伯康之耳孫

城伯道

少孤貧。其母結廬於市側賣茶以自給。伯康年十餘歲受業於塾

師。時與村童市間遊戲。母戒之曰。大凡爲學須在少時用功。他日應舉不狀元必取進士方可顯身揚名。且末則小小官曹春秋之祭。我亦霑神之惠。若乍勤乍怠。不免爲人下矣。時府縣官春祭回過市上。故母語及之。某知府聞之變色。少憇旅肆。謂某知縣曰。我輩早撤秋圍。馴登仕版。亦謂可償學債。今聞老嫗訓子之言。不覺心恧。遂同日納印而去。赴京假館于國子監之傍。結爲志友。聯榻讀書。後同登進士第。舊知府以公幹過東山宿舊旅館。問館主曰。昔某外任時以事至此。見茶肆有學童。其母訓之甚嚴。今卜鄰何處。學童進學如何。館主答曰。黎貴侯已於辛未科中進士第。現任某職。舊知府嘆賞不已。還京以語舊知縣。各相獎嘆。約日齋刺見黎公。備述來情。請就太夫人拜謁。太夫人曰。少年訓子。失於一時之過激。過蒙寬恕。已是多幸。今日盛禮。老婦何敢當之。兩公懇請不已。母始納拜。兩公乃請與黎公結爲兄弟。至今人猶稱述其事。噫。母之一言。不惟成子之名。又能成人之名。母其賢乎哉。

▲貞女

嗚呼世教既衰。人心不古。漢上桑間習俗。胥靡女而不貞。婦而不節。滔滔皆是也。女子生於草野。非有姆傅之教訓。又非讀書識字。而能以古人爲範者。乃眞能立品之高。用心之決。其自處雖未合禮。而剛腸義氣發於自然。使卽之者感慨而聞之者。莫不興起。孰謂偏僻鄙陋之區。而有此奇絕之行哉。惜乎。當途執事。不爲之表揚。以顯其名節。徒使貞魂烈魄。埋沒於九原之下。豈非天地間有遺乎。

◎女各有志

黎時青廉縣天健阮公楷家貧少有神童之譽。年十一登第。先是庄寨册所例不得入試。是科勅旨並許應舉。公遂一舉成名。初公楷微時。里有富家女。公使冰人求婚。父母欲嫁之。女不肯。父母語女曰。士雖今日貧然方少年。才名藉甚。他日登儒科躋顯宦。封妻拜子。豈不榮哉。女固却曰。他日極品是狀元宰相。然亦奔走宦途。何如列几市塵。高坐貨粟時。與鄰姨里媼相周旋。之爲樂哉。冰人復命。公默然。旣貴。以公幹便道還鄉。正值陔居諸切市。間日而集。如陔齋之發聞日復作也。女方坐肆賣粟。公陰使前呼者以鞭鞭之。曰。長官過。曷不避道。市人四散。頃之復定。公肩輿過之。語之曰。此間女子。盍不高坐貨粟。何事張皇奔走。女聞之。赧然。夫士各有志。女亦各有志。此女蔑視風塵中英雄所見。亦高比之梁鴻之婦老來之妻。各有一般見識。視彼一種婦女。纔見人登第。便入貨求爲側副。不久嫉妬起。仳離者多。其品之高下。相去不知凡幾。阮公楷因一言之激。而報之以鞭。以辱之。抑亦小人之褊心耳。

◎無心趨喧

昔東華門外白馬市。有一女子。以販賣北藥爲業。其初登第。以其資貲頗厚。欲娶爲妾。女曰。厭寂。趨喧。人情之常。妾非不欲。托高門。依玉樹。但墨帳讀書時。恨不得相遇。今榮華在卽。紅粉滿前。貫魚求寵。甚不稱。本意堅辭不受。嫁商人以終。

▲出言宜謹

昔白馬市有一女子。列肆賣雜貨。某未第時見其容色可人。托爲賣鏡。問鏡價微有調謔語。女勃然罵曰。如此貌寢。不是覽鏡人。不足語價。某啞之。及中癸未科進士。厚貲娶之。而不相愛。女遂老於肆。商昔有某員外延師教子。學徒就學日衆。家有處女。頗有姿色。時澡浴於宅西之池。一學生偶窺見之。戲言調笑。女出其不意。羞慚滿面。復以不遜語。生悒悒不樂。講誦俱廢。十餘日。始就講塾。師怪問之。得間。生具以寔。對師曰。當爲汝成之。乃立月課。高中者賞。生稍有學名。塾師復爲成就之。疊中優等。騰名場屋。一日館主托塾師以擇壻。師首肯。遂獎贊學生文章才行之懿。學生來聘。遂成夫婦。原來學生常憤女子池邊之語。百計求之。以泄私憤。及女回門。不交一語。明日束裝赴京。星霜苒苒。已經三載。絕不通音信。女深自追悔。生下一計。密使親人赴京探學生的往來居住之地。貸軍房爲列廬之所。輕裝密赴京。販賣菓榔烟葉美酒好茶雜物。學生往來其間。嘗屬意於女子。女亦傾承款接。既久。倩媒通言。結爲夫婦。合卺之夕。具述其故。撫掌大笑。

噫女子之道。持身當慎密。容貌要端肅。使人望之凜然。知其不可犯。切勿可與男人假借辭色。尤不可與文士辨說忿戾。蓋文士用心深險。不測。女子一言之失。遂至誤其終身。彼員外女若非天之作合。而其計不行。豈不抱白頭之悲。貽終天之恨乎。

◎節婦

當兵變人罕自全。或饑寒失守爲賊所汚。或道路流亡。苟合求生。節婦周旋其間。以死自守。變容毀色。不爲彊暴所侵。一方之人皆以節婦目之。迨天日重明。輿圖復舊。達官豪右屢欲奪其操。婦以大義激之。皆凜然起敬。太和初年詔求貞烈。有司以名聞。仍表其門曰節婦門。給奉祀一人以旌揚之。年八十六。終子孫累世衣冠爲一鄉族望。吏部尚書申公仁忠爲撰碑文。其末云。一綱常之道。突峴天地間。萬世一日也。春秋風雨不能飄搖。戰國干戈不能震撼。秦之火不能焚漢之鑿。不能壞夷狄之風。不能侵而變澆訛之俗。不能化而漓語其大可以塞乎宇宙。語其久可以配乎乾坤。故世有盛衰。物有新舊。而節義所在。不以新舊盛衰而有異。今婦之節概昭暎乎上下。旁孚于遠近。然則前乎千萬世之既往。後乎千萬世之將來。揆而度之。同一理也。近而都鄙華夏之地。遠而東西南北之殊。景而仰之。無二致也。云云今扶擁社有碑存焉。

〔未完〕

文苑

▲吳午峯雙仙寺詩

阮玕夢奉錄

團城邸舍 騎廂塵閣 城心山屏 琦窮石渡
清青岩泉 仙仙峒宇 橫塘聚落 楊嶺譙樓

●騎驢道中

千里豪遊眼界舒。登廂問坂過騎驢。戍樓相望隨崖設。蠻種殊多。土懷苗太伴澗居。索興正緣尋舊雨。看山恰似讀新書。窮林別有清夷路。筆路令

偶然

人念國初。

文苑

●登覽偶占

極目林巒一路通。豈知奇勝落蒙茸。曉煙匝樹

連城白。老葉如花滿澗紅。蠻猿風趨窮水北。
淇窮北流士民風俗多類華。

邊疆體勢鎮關雄。擬將史筆裁遊記。

便向清青拜午峯。

●八景叢詠

其一 仰德樓安在。迎軺表自高。憑今新國際。無

復使程勞。

其二 臨津問古渡。縮路駕長虹。更變知何極。窮

江也不窮。

其三 聚落與城心。江山不復識。但看騎市塵。大

覺好生意。

其四 祿馬已遷營。楊山自擁城。譙樓何處是。深

夜有笳聲。

其五 洞邃泉來遠。岩青水更清。往來多俗客。憑

爾洗山局。

其六 懸空開洞口。持地出天門。仙跡終茫渺。詩

人字獨存。

○訪長定守裴翼卿年兄

黃堂容與到青山。遠宦無妨借一閒。草有冬虫
草名宜釀酒。魚烹蠻磴魚名好加餐。頻開麻雀留
賓話時弋山雞策馬還。當得嶃崿風物記吟囊
收拾許人看。

★遊諒山回應北江撫軍黃中丞謝玉

團城路出滄江津。晚渡滄江謁使君。曾是使君
酬唱地。携將詩草起遊人。

遊人看飽諒城歸。囊橐輕輕剩有詩。慣識江山
真。是福此懷還與使君知。